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三目錄 內編

廉潔

前言

往行

申泰 茹連 胡壽安

邢昭子旦 陳謙 王璡

張宗璉 劉俊 劉寧

劉崧 薛均 髙穀

山雲 孫原貞 周彧

戴浩 柴車 葉宗行

夏原吉二則 徐孟晞 徐琦

孫浩 李隆 羅汝敬

錢昕 薛瑄 陳信

劉實 吳訥 魚侃

何文淵 吳穀 劉觀

王質 魯穆 石璞

王翺 劉訓 周子良

李謨子茂弘 朱英 甄鐸

劉用元　陳茂烈　陳壽
張憲　吳洪　楊茂元
胡世寧　黃傅　徐聯
李璽　劉麟　孫繼魯
顏祿壽　李福　鍾湘
譚讓　吳廷舉　羅一峯
張常　章拯　宋裳
詹瑩　陳金　馮裕
韓邦靖　陳鳳梧　屠大山
張羽　王虎谷　雍泰
蔣瑤　王勳　彭簪
王應鵬　梁儲　徐縉
韓邦彥　何淡　吳傑
劉璽　楊宏　周鉞

李樹敏　嚴　清　袁洪愈
林　椿　王　基　馬　諒
陳　瑋　趙汝濂　邵　公
劉士奇　吳　玉　解　冠
樂　護　王　博　東　祈
周　鏜　李　銳　張　秉
顧　琛　潘　鏜　吳　達
李大行　李　良　姚　堂
王汝陳　童　俊　戴　儒
黃　清　董士毅　陳　鐙
姜　湧　焦　瑞　劉廷梅
顧　蘭　周　奕　胡　經
劉　幹　申　鑄　李學梅

西園聞見錄卷之十三 內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廉潔

前言

刑部尚書謝木以善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銘曰爲官實難貧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寛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

宋太史潛溪歸田日鐫於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又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飢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

薛文清曰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若自見其清心反爲清所累又曰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又曰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

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又爲次也
何喬新曰廉吏不聞於世久矣碩鼠之譏在古且然况後世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矯而爲廉者垢衣敝履以欺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麗亦豈眞廉者哉
何孟春曰鼎而飾以饕餮貪之戒也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無省於是乎
崔公銑曰縷肉而集衆蛆勺水而活百魚欲專利免奪乎
又曰銑初入翰林謁少傅劉公忠于高坂私第公慨然曰古羈入四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居祿食者乎此言眞可爲貪夫之戒
又有五吏篇曰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尚之曰法理之吏飾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尚之曰嚴明之吏逢顔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尚之曰恭謙之吏暴斂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尚之曰功能之吏巧徵斎取此貪吏也而世尚之曰材幹之吏近臣狥私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李之平卓茂之貞延壽之正陽城之寛張湛之淸

近臣狥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最焉夫貪非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復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懾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僞則讙民而恐聞恐聞必悅以佞非征斂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常治弗可得矣

梁儉菴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欲驕人乎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

黃佐曰嗟乎貪夫狥財烈士狥名余嘗悼夫世之狥財者之衆而狥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畜爲諱爭自濯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夫居官廉故莅事公莅事

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張時徹曰優孟之言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無以爲生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爲者子孫之家以成此言貪吏豐殖而廉吏寡資廢興之所以異也以今觀之殆不盡然廉吏謂己之不黷也往往矯亢以立名墮法以繩下適輕而重適出而入非破肌決膚則亡身殄世此人情之所共咨而天道之所甚忌也子孫欲無衰得乎貪吏謂己之不潔也上懼駁正於監司下懼訐議於豪猾宜重而輕宜入而出非甘言以平怨則詘法以伸情此人情之所同悅而鬼神之所不譴也子孫欲無興得乎是故君子之持身也可廉而不可貪其行法也宜恕而不宜刻若恕而不貪廉而不刻斯善之善者也

陳公綽曰當官之三事曰清計吏之六治曰廉評吏治者其爲不貪乎

人亦有言廉而無爲不若貪而有爲此甚非扶世掖敎之言也苟貪矣夫復何爲其揮揮霍霍也者其泯泯棼棼也者得非以佐己之所不足而成其私掩人之所不察而蓋其欲耶夫是以健翮傅虎其傷人必多以文錦冒鑋其穽人滋甚吾未見夫以貪而能以有爲爲民者也

石瑤曰瑤伏讀大誥暨律令諸書凡貪吏皆至大辟家屬破徙垂統建法之意良深且遠哉自後禁令少弛吏爭爲侵漁竭澤焚林上下恬不爲怪而自稱其能賂章於朝淫刑肆毒下民益困由是能吏出而廉吏廢矣

耿公定向曰夫世約其躬爲苦節行者類多齷齪迂滯不能事事彼蓋矯節以鳴高者也其眞漓其性牿矣余嘗憶父老相傳宣正成弘間里中民物殷盛閭巷熙熙有以也乃今里中身有完服面無菜色父子兄弟相聚而無愁嘆聲者蓋鮮曷故哉吏治之日媮也吏治之日媮則士節之不立也士節之不立則古道之寖微而紛華之爲習甚也卽吾一鄉而天下可類知已嗟嗟孰爲淸苦爲細謹哉

于愼行曰楊綰爲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衮爲相欲辭堂封此意非也何者天下事自有當省者有當費者有當開者有當塞者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退居位則祿不可辭裁其常俸而使之乞貸於外官是開其請托之門也法爲中人而設己之俸可辭而人之貞汚不可保也是啓其賕賄之端也故原思爲宰而不受祿子貢贖人而不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己之廉而成人之不廉君子不爲也

又曰士君子之於天下大則出處進退細則辭受取予立身之大閑在焉伊尹耕於有莘翻然應聘是其出處之節一介不取一介不予是其辭受之節未有苟於辭受而能重於出處者也夫一介不取稱曰廉可矣一介不予其迹似嗇君子何取焉曰是尤難也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可取也亦可予也交不以道接不以禮不可取卽不可予也世世有持一介不取之節以立名於天下曰廉吾不知其爲伊尹耶非也齊諧曰此半個伊尹爾

王文肅公與劉雲嶠祭酒書曰聖主聰明未必事事扞格至此嘗私聞之趙寧宇中丞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諫少有如部院諸公果能人人戢身私第如布衣葛屨則主上豈無聰明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我宗伯所優故不肖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地爲望若高談洗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誰不能者

又與李養愚撫臺書曰明臺執掌安民核吏核吏在廉而不刻則人易從若必欲如晏嬰之儉亦自任雅意爲之顧恐過將來人已大相懸孔孟復生亦當折衷其間矣

又與黃石廉大尹書曰公能苦身爲廉自是當官第一義然豪傑大作用却不當茅草以陳仲子谿刻自處知內外僕侍但嚴其鈐鍵勿窘之衣食于政本固無害也水清無魚此言可省

馮公琦曰今之廉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免古之貪吏蓋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

張居正曰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大抵諸官吏以操守爲

先廉且能上也即不能兼且先取廉者蓋數年以來如廣盜之起始皆貪吏利其賄以致滋蔓故唐人有送南海尉詩云此鄉多寶玉愼勿厭清貧蓋自古以爲難也

往行

張以寧少貧苦好學洪武初爲翰林侍讀學士淸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嘗奉使安南襆被而生還遇疾卒於道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槖都無陸賈金朝廷命有司歸其喪營葬以禮

張昕字賓陽號林岫松江人洪武初以稅戶人才舉授儀禮司序班歷官戶部員外郎恆自念先人所遺幸有餘自爲主事即辭祿雖奉使在外不給公廩饋遺一無所取

黃朝弼洪武初知蕪湖以清愼聞公務雖煩退必讀書去任惟書一篋易鈔以爲路費

王升其子塡爲平凉知縣升以書遺之曰凡爲官必廉潔自守貧者士之常也古人謂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撫民以仁慈爲心報國以忠

勤爲本虔己以謙敬爲先進修以學業爲務有暇日宜玩味經史至於先儒性理之書亦當潛心其間於此見得透徹則自然所思無邪又熟讀律令則守法不惑仕與學蓋不可偏廢人便則買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必經稅而後來餘物非所覩也後塡坐事逮繫刑部獄其書爲搜獄者所得以奏太祖皇帝覽之嘉嘆良久遣使賜升白金百兩絹十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仍復其家

方太守克勤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燖鴈餉公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爲之餘悉儲於倉

陳觀字延賓□□人洪武中以明經補敎官歷陝西右參政爲敎官四歲有應詔薦觀文學者即被召命至京師朝謁觀邸衆人中獨頎然首出而貌復皙高皇帝顧問曰彼頎而皙者何人也觀出對焉上試以王

猛捫虱論稱旨不數月擢陝西布政司右參政觀在陝歲餘奉公憂職以廉謹稱一日上忽馳符徵之時非覲瑞之期而赴召入覲縉紳榮焉及陛見上諭旨曰爾可侍吾左右觀頓首謝於是日與宋學士濂等侍上備顧問至晡乃休出勑大官再賜食觀持身守官動皆不苟而於清白一節尤其所長兒孫或從問陝產金其鑛何狀觀驚曰吾待罪藩寀幸不挂吏議足矣何金之問耶故其卒也其妻困甚

郭樌字德茂仙居人徙家黃岩終元之世隱居授徒洪武初用御史李時可薦始就饒陽知縣三年邑大治以從兄故坐免遷者察諸途搜篋中惟所著易說雜評文稿數十卷上嘉其廉賜紗幞頭銀帶寶鈔以旌之既歸貧益甚課其子躬操井臼及卒門人私謚爲貞成先生

衡岳字世瞻西平人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往公敷陳時政切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酌己惠民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翕然稱其廉

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善政如在潮時丁內艱去職服
闋改知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
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
公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色華好富貴可兼得
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事忤旨謫戍交趾
慶陽西安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貸公以終其惠不報仁宗皇帝嗣位
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錠鹽運使何士英指揮范智交章薦公起爲南
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豐令其爲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
給家人或有慍色輒曰不猶愈於充軍時耶無不意滿正統四年夏五
月至京欲告歸以薦遂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政始終
如一以年踰七十致其政而歸

劉子敏名祿太和人洪武中爲山東御史卓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
爲侯官令又言事又降侯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
卑廉自高

呂昭字克明崑山人嗜學敦行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俾貧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縣以富庶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顧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旣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欲汝祀其廉介如此旦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以薦起爲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窘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遣人買棺殮之

靳義字原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畏服日恆蔬食毫髮無取于民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眞御史也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永樂十八年疾卒于京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間鄉舉授戶部主事知衢州府釐正敝俗賑恤窮民時郡中旱蝗敦齋三日徧禱于神大雨蝗盡漂去嘗舍內飼蠶繭成簇爲金縷如帶士民以爲德政所感狀其事于朝未幾坐累左遷入拜監察御史陞參政召見陞禮部右侍郎兼少詹事進戶部尚書鎮守陝西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沒之日子孫不能名一錢里人傳其出關之日僅跨一騾攜老蒼頭自隨云

申泰字伯廣無爲州人洪武間以歲貢知延平府明嚴多幹才鋤奸祛弊吏民畏之禦災恤獄士庶懷之冰蘗自操有清同劍水之譽會入覲他府有以贓犯者密旨令軍校遍搜各省知府至延平止得米叁升鈔貳貫考天下清廉第一璽書褒嘉仍賜表裏各一復職惟日攜一老蒼頭入延如寒士然

茹連新會人明經學領洪武丙子鄉貢初爲齊府奉祠副改江安丞超爲刑部員外郎出知長沙府連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數升豕首一枚然皆仰給於公廩之入未嘗取於民嚴介自持不受私托有與連同鄉

者爲令客京邸連訪之令置酒在坐相談譃誇其器用之美連艴然怒曰君非盜於民何以得此拂衣起袖其器用而去且云吾將聞於上衆恐怖失色莫知所爲一日入對上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曰臣日食米肉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然郡中一時仕者連廉聲獨著云

胡壽安字克仁新安人洪武庚辰舉人初令信陽次令獲鹿三令繁昌性淸儉在官惟粗衣糲食如韋布士嘗臥一紙帳自題句云紫絲步障簇春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淸夢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槪可見矣後圃種蘆菔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飣或爲餽遺之禮人呼爲菜知縣其子從新來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年餘常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

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心彼心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魯姓者寡妻王氏本戎家女年少而容艷資產千計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慫所親導意以諷侯侯曰吾將五旬未嘗爲失節事今若娶此失節之婦受取不義之財則吾亦爲失節之人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考績囊橐蕭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馬忽病命醫獸陳某治之數日不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粗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爲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遣書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窆穸毋俟我歸也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以贐者皆却之詩僧解定素爲侯所敬以布帛數端黃蘆菔

十枚愳餽再四俟雅重定惟取蘆菔一枚餘還之

邢昭洪武八年來司新會稅課甚廉介俸入不足以奉饘粥日中嘗缺食人或遺之米輒令持去謂其妻曰飢猶可任浼我若何橐中不足以治裝人復遺之竟不受及嫁女廣州略藉其貲以歸

陳謙茶陵人洪武庚戌任瀘州知州九載秩滿民請于朝留復任三年其在官惟以蒼頭一人自隨及卒于官視其篋惟青布袍一襲大明律一部米數升而已遂葬于瀘民至今猶祀之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學通經史長於春秋初任教授識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清儉律己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舉而自奉儉約一日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張宗璉字重器吉水人永樂初進士嘗爲常州府同知性素淡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常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簀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盂以入公遙見竟謝却之

劉俊清河縣人永樂間任寧鄉縣教諭每日雞鳴升堂執經問難日無虛時身無完衣束修皆不約弟子中有私爲造衣易其敝者必求其人還之

永樂十三年六月有人納銀于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之詔褒之寧平日廉信于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元至正丙申鄉舉皇朝開基以經明行修薦授兵部職方郎歷官禮部侍郎公所居室弊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有所增益及爲北平副使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攜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清苦如布衣時

薛均字□□蘄水人高皇朝以薦授秦州同知文皇朝詔起爲應天府尹益尙廉明獨買頓舍餘一片地種蔬甚且日暮荷鋤往芸之神王也

日飽饘粥菜茹文皇帝密使人廉之偵其飯饘粥也笑曰人皆樂惟孤與均苦耳特進均禮部侍郎固留均均拂衣去不顧性不善交多齟齬貴人歸貴人謂均宦深多金也需其出私發均篋惟紙馬板數副貴人莫解也詰之故均曰遺兒孫無它長物令世業此當有以活矣貴人悵然噤口者久之其清苦如此今巴河薛舖紙馬易售人猶稱薛府尹紙馬

高公穀字世用高郵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以庶吉士授中書舍人嘗赴海印寺寫佛經遇雨徒跣以歸或訝其勞苦穀曰我一人何足惜盍達諸當軸大臣禁寫佛經則所全者大矣當軸聞其語甚器之會考滿改翰林編修及陞侍讀學士歷官已二十餘年上任公晏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外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仕至太子太傅始終以清節著成化間提學婁侍御至興化覩其居第卑隘嘆曰此所以爲高先生也

山襄穀公雲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直敢

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黑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夷魄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加禮曰教我教我公鎮廣西十餘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孫原貞永樂間嘗以禮部主事至浙董修郡志甚廉而貧冬衣無纊絮有司莫敢遺諸儒相率製緼袍遺之亦固却寒甚則擁官衾而坐猶呵凍筆削志稿不已後累官至兵部尚書

周公彧歷官通政永樂中以明經徵廉直敢言每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每早朝皆使人候公長安門外見公緋衣各令取素衣角帶爲待罪具及視朝果有論糾糾者必得罪如此數歲貴近多忌公有譖公貪者上怒下獄死命藉其家惟米數斗布衣數件召公夫人問曰聞彧廉能無俸金耶夫人曰彧俸金寄通政司庫本司乃上彧庫金上悟大怒立誅譖公者以金給公家命良鄉至陝西經過州縣各致祭復其官

戴浩字彥廣號默庵永樂庚子舉人歷肇昌知府嘗知東昌府浚臨清

胛獲寶器緘附邑藏久之一中貴過云故所喪物即驗給之人服其廉

柴車浙江錢塘人舉于鄉授兵部武選主事遷員外郎以清慎得名擢

江西參議入閩中取大木調度有方民不勞而事集初經廣信廣信守

與車有舊餽蜜一罌車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竟不受

葉令尹宗行令錢塘日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潛至

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

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

奚辭爲時呼爲錢塘一葉清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錢千貫餘皆布衣瓦器

而已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

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

又公弟原啓嘗至京上因召見賜酒饌瀕歸遣人送之見舟中惟米二

石問公曰卿兄貧盍少贈之公對曰臣所遺俸貲已寄之無以爲贈上

笑曰朕當助卿賜異布數疋

兵部尚書江陰徐子孟晞初以小吏授兵部主事歷官尚書爲吏時人奉以財必問其所從來言出諸己者十取一二或云假貸反以資之愈盡心其事後雖居八座之尊清儉自奉儼若寒士

尚書徐公琦字良玉錢塘人宣德初以左通政使安南黎利餽金珠香錦甚厚琦悉却之及歸楊士奇書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葩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清于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孫浩宣德初知辰州府廉潔簡重臨政不苟恆以邮貧爲心其妻偶食梨問其所自曰馬戶饋浩變色曰汝於微物尚私受況其厚者乎卽遣其妻還家居五載卒于任闔郡士民哭之甚哀

李公隆威令素著及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迄還不戮一人朝廷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之公必侃侃正言犂然當於人心士大夫益重之以爲非獨將帥才也閒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嘗稱晉之郤縠以

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爲大丈夫是以公自號湛然道人人亦以是稱之於乎玆其所以爲湛然者歟

羅公汝敬吉水人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修撰出使交趾有一僕死於交其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略等用以償公公拒而不受

錢昕字景寅常熟人宣德□□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豪家而侃貧人尤難之鹽山王公在吏部時常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薛文淸公第進士願就教職時宣廟思振風紀選擢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塲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甚莫厭淸貧以自勵

陳信字履信杭州人宣德間以推擇爲吏陽武侯薛祿薦擢大理評事尋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奢華靡信裁剸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

仕歸經治所餞驢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却之行李蕭然
行路稱嘆蘇人杜瓊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毡又却吳民餽贐錢任
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劉公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庚戌翰林庶吉士出判金華府以考課至
京師不謁貴勢自陳才薄乞就散職不允復判金華督賦至浦江邑丞
王昭鄉人也以飲食饋實拒弗受校文南畿所給帷幙衾褥故事因以
爲贐實悉還之官丁母憂廬墓蔬食終喪還順天府治中民有饋鵝者
不受委而去實縱之門外擢知南雄府南雄江廣孔道也商稅巨萬吏
多攫取盈橐且推其餘以待過客實至分毫無所取間以一二繕治郡
學補種大庾嶺松而已有中貴人使嶺外至南安先遣騎來視供張不
如所聞至則實與之抗禮不假借辭色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驛
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詰以慢己共呵之
庭中轟然南雄民自驛門外爭走入爲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
貴大驚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至韶

州詔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逮
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二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
愛養所部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
窮治得釋尋以病歸
吳訥字敏德蘇之常熟人爲御史巡按貴州得代而還例當言三司得
失其都司官以黃金若干兩於人跡不到之處追而送之訥不啓其封
作詩題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贓私并土物
任他沉在碧波間後以都御史致仕爲時名臣年九十而終
魚侃蘇州常熟人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
封居省會而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獷獷不易治而公一切
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
鮭魚菘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公既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飢寒而節操益
勵臺使者有所饋遺不受既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
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

宣德末浙江布政使黄澤以何文淵治行聞於朝禮部尚書胡濙薦公宜大用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累萬攀號隔江居民數千皆望舟拜泣而歸公在溫六年無錙銖取於民布衣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囊不載溫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爲立生祠歲時祭祀

吳毅字仲剛南平人由貢入太學宣德間拜戶部主事蒞官清介嘗督儲浙江有以鮮美衣四襲饋者毅對使者服畢却還之縉紳嘉其廉云

劉觀字崇觀吉水人正統戊午解元明年第進士以疾歸堅臥不起觀爲人尚質行終其身飯脫粟服澣袍澹約不異貧士每旦祇謁先聖畢即凝坐一室竟日無懈容隆寒盛暑不少輟嘗有詩云願做好人清節苦要圖快活令名汚康齋吳與弼常誦其言以語人曰觀此足以知其操矣

王質鳳陽人由教官薦授御史正統三年爲山東右布政臨政公勤果毅清操著聞在蜀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遷刑部尚書

魯公穆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有司贐鈔萬緡辭謝弗受或曰贐亦禮也奈何拒之穆曰筮仕之初未有益于鄉里而先厲之可乎

石大中丞璞自司馬歸彰德無宅第假太僕行署以居後竟不能治第有司令其家納金以行署長歸之城西孫平村高平渠南有石尚書別業傍岸作屋三楹卑甚且闔屋左茅舍垣內僅一畝屋即公居蓋瓦則易之屢矣公歸買田僅百畝其孫貧以四十畝售朱

王忠肅公翺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饋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饋之固辭某曰公在他人之饋皆不受我之饋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起臥自隨雖妻子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之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劉訓字忠言麻城人正統己未進士知金壇縣有惠政性儉素公暇躬

治蔬圃以自給巡撫周忱為僉魚菜戶各一人以佽助之擢拜監察御史廉直有風裁冢宰王翺特疏薦其治行為天下第一尋拜山西參政卒今祀金壇名宦

周子良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退數畝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者以事譏職周愛其才貸之已而錄其贓從持三百金入謝周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廉士類懷刻削迹此知其非真廉也

李謨字君定台之黃巖人正統辛酉鄉試為蘇州府學訓導廉介異于流俗其弟子贄見之禮一皆不受而于束修止納其富者若貧者反與錢米以勉其學有弟子莫敍者以不受其贄取古人畫蒔苗圖求楊尚書仲舉題詠其上以贈之謨曰茍如此使我為市名矣但錄楊公之詩而還其畫秩滿即出外舍而居其子茂弘後成進士任考功員外郎廉慎安詳一塵不緇僚友咸推重之年未六十力乞致仕一室蕭然晏如也優游十載而卒若君定者可謂世濟廉介者矣

朱英字世傑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嘗為廣東參議道桂陽省母胡夫人閱其歸槖惟賜銀十兩喜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又嘗入賀歸過知新淦縣李舟知南海縣趙壯各囊白金以贐公卻之後二人以贓敗受贐者俱坐累公獨不及

甄鐸字義振祥符人正統丁卯貢士歷三河知縣初令定與邑中有一二黠豪賕結京要官為親識素與邑長抗禮相往來通餽遺邑長皆折節下之公峻拒裁抑之有犯則繩以法不少假辭色黠豪怒大肆詆排煽構成獄公不受誣令子悅之京奏辨定與民無男婦長少及藉戍京衛者殆千人咸伏闕聲公寃乃准行勘使者密受風旨以威嚴臨公設炮烙于庭欲公誣服公神色自若不為之動使者隱几假寐恍惚見公服幞頭者厲聲曰甄知縣好官汝宜存公道使者寤大驚乃虛心鞫審事遂白詔調他邑定與民又騰章上請乞留故令鐸仍治定與從之而代者已至適公聞父喪守制還汴補義安改三河成化甲午公引年乞骸骨歸得請即戒行李不終日囊槖蕭然至無以代步民涕泣攀送不

可留因相率各出徵贖市一馬擁公騎以歸公強從之曰吾抵汴卽遣還民或有未信者公旣至汴卽遣馬歸父老見馬至咸嘆服以爲近代未有也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汙穢見不賢者若將浼己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蕭然無以爲斂

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

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萌當路汴人嘗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淸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位至孤卿其先世室廬皆以畀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嘗緣疾在告內

臣與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嘆息久之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
方製之至鞍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爲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爲壘以和藥
丸尤異數也時言官有言公柄用太重者與安曰不要說他只說日夜
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者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的
再尋一個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

于肅愍公謙被害時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未幾代公尙書
陳汝言敗上曰于謙囊橐蕭然汝言贓穢山積賢否相去奚啻天淵石
亨害公者從旁聽上言低頭大慚

劉忠宣公大夏生而岐嶷穎敏楊文定公一見目爲國器髫年從父憲
副公任父按部歸履新靴公疑出時無是實以爲請父示爲餘廩易者
乃釋有應門者嘗手一銀釧以遺公公卽引至父所善大參某所詰其
從來之跡兒時識趣若此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贐公念里中阻
飢固辭謝焉公常言財貨惟務服買而方得者始獲用其餘易致之物
終非己有子孫視之亦不甚惜况宦囊之貨悖入者乎劉忠宣公當宣

廟時戶侍劉宇覩柄用泰陵鑒識其人曰宇小人也而宇故恨公不爲己地又意閹有伏綴衣後洩公革鎭守語者中貴亦恨之宇尋附瑾得入政府嫉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萬金瑾因摭岑濬事矯制逮公屬官校羅某闞公貲產羅至廉知公貧公惟饋羅以酒器亦甚薄羅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歸公定向曰凡貨賄未有悖入不悖出者于肅愍秦襄毅劉忠宣三公皆以籍沒益顯其廉俾分宜輩蚤能識此奚肯以身爲溝壑以家爲縣官外府藏竭囊橐以自毒害其子孫哉當代明王亦不蔑視天下士矣悲夫識不蚤也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粮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挈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爲制衣一襲卻之只待舊衣乾乃着之後爲御史獨振冰蘗之聲用當道薦爲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寶在任富貴擬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及輗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敢自享着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以廩買肉一斤食指數多

者亦如此皆不能堪至有減家口回鄉者或故舊經過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尙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介自負及居憲臺總理南京粮儲淸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初以刑部尙書致仕時曹石恣横侵官𥌓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𥌓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𥌓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耿淸惠公九疇任禮科給事中有淸譽正統二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推公爲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塲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爲令癸亥丁母憂鹽戶數千人詣闕乞留乃進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淸不如使君之淸正統間楊文貞自江西還朝所過州縣饋送一切不受耿淸惠時爲淮運使饋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旦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王端毅公恕字宗貫三原人嘗以左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還若左然
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人而鎮守中貴錢能橫甚欲
借恕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三童子以往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
史尋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各一索無纖毫增

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
頭每持秤買油吾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
代王公爲吏部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
來京省公只如貧士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
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顧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托雲南張鳳儀知印買
寶石可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鄒來學字時敏麻城人以進士景泰中巡撫蘇松未幾勞瘁日積以疾
卒上悼之賜葬祭卒之日以後事托一屬吏屬吏故見憎於公發公篋
止祿俸數金屬吏泣曰鄒公清節過人遠矣

徐瑄字子敬嘉定人進士景泰七年巡按廣東廉而有威巡歷所至以

廩粟易蔬肉自奉甚約

孫素景泰中舉人嘗知崑山有殊政官舍圃中種茄自給諸子每食人給一枚後徵南道監察御史羸馬敝衣爲時所尚云

辛訪字洛邑襄陽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爲浙江按察司僉事抵任錢塘仁和二縣循故事具供張什物送官舍公悉卻之或以故事爲言公曰辭受惟其當而已何必拘故事也南臺時未有子或勸之買妾公謝曰吾妻已產女矣安知終無男耶居官二十餘年常祿外一介不取於人其自閩奔喪也延平太守與公同年知公貧具貲幣將賻焉公知之過延平稱疾臥舟中不起太守不能見而去

李瑛字廷瑞祥符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長蘆鹽運使嘗爲戶部職方司郎中墜馬傷足艱于步履朝參弗便時盧氏耿文恪公裕爲少宰與公同年進士雅重公且念其守官苦節家業未立乃以其故言于部冢宰遂擢公長蘆鹽運使實欲其循常例爲自腴計公聞之笑曰非吾志也既抵任嚴立條格分毫無所取其應得俸金恆寄予宗族爲婚喪費

又周濟閭里親故貧乏者及致仕還篋笥無長物惟故人某贈赤壁圖一副公既歸仍居埽頭田廬弗增益尺寸貧不能餬口乃以訓課里中童蒙爲業宜人王氏晝夜績紡不輟終身無怨言公林居二十年貧益甚每出行徒步不能具巾車時有米知縣者知公賢數有饋遺公不卻亦不致謝藩臬諸公按部屬邑由城東官道者輒枉駕數十里造公公亦不能備醪饌款留坐久惟再茗而已

名如可字天章巴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爲雲南參政大理有飽指揮者嘗以寶玉首飾置盒子中遺公公峻拒之飽跽請曰即不受盍一啓視乎公曰既不受奚視爲後在福建夫人病革移外寢偶爲穿窬者盜白金若干久之分部捕獲皆廣東輿隸之資名識具存人以此益信公之廉比致仕同官者贐之辭又使人出境強之亦不可曰使可受何必踰境也莆田陳郎中仁嘗建議謂如可之清節宜加寵異以示勸懲時雖未行其言識者韙之

黃文毅公孔昭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

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饋亦卻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投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

樊司寇瑩嘗知松江平陽吏二郡食俸飲水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往四十年水行單舸陸走雙輪而已

毛吉餘姚人天順中爲廣東僉事有武幹以捕賊功擢憲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恩平盜起吉率衆擊之營未定賊猝至左右皆潰走吉執旗招衆曰站住賊已及身矣遂遇害棺殮歸司時所親信尚攜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詭言爲賊所刦而私以饋吉衙內及吉柩至司魂忽附一婢出據中坐呼左右云請同僚至與之言左右奔請一人至婢視之曰非也呼令再請某人及某人至瞪目視之曰是也遂告之曰余吉也死事命也然生平義不以苞苴自汚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我豈以生死易操哉頤指命取前所饋置于前曰好點檢貯之庫復揖二人轉身而仆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立廟祀之謚忠襄詳見丘文莊集中

黎公淳字太樸華容人天順進士第一嘗出爲吏部時子民安幼就童

蒙師于外館部吏適至館所問諸童蒙父家知安爲淳子也以閩扇贈
安安攜歸揮焉淳鞫所從立呼吏具牒領去
王道潛山人天順間任杭州通判廉確斷敏有聲于杭未幾以事爲部
使者所銜將辱之即棄官歸行李蕭然父老有饋以金者辭不受杜門
家居二十年常有盜經其家曰吾借汝耳官貧吾旣知之矣
西涯李公東陽幼負儁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爲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
推轂天下士孜孜如不及也其爲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毒螫縉紳公
委曲周旋多所全濟衆頗賴之蓋瑾竊太阿之柄大肆憑陵目中已無
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
觚不勝其慄颯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韓尚書邦奇公門人
也一日侍坐而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
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
歸其帕即此一事今之閣老寧若是耶
張簡肅公敷華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刦其囊得俸銀七兩慚悔

而去一日眉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詰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眉人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是以知之後爲浙江右轄家口且衆日料肉止一觔公子某以孫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口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羡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我貧今庫羨籍於官者尙有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亦戲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卽以小物饋遺亦必以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之其人問故公曰帨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奠物也我故返之章楓山祖居渡瀆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居家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當飯惟魚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爲宅楓山遂徙居城中惟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礙冠楓山日宴坐其中每作文構思必起而繞室行紗幮數爲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卒于此別無營構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

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雖時有饋贈第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饋之矣時多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楓山是大鬍子飯後必拂鬚麥屑尚沾滯鬚上拂拭不盡門生吳一源數言之

張公泰字叔亨順德人成化丙戌進士爲御史常言宮闈預政被捶幾死爲南京都察右都御史時劉瑾虐燄熏灼所求不嗛奇禍立至泰入賀惟以二土葛遺瑾知其淸還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居家三月卒泰孝友兄順庶子母欲薄分順泰泣諫竟均之夫妻相敬如賓聲色不加於僮僕閭人過未常出諸口時稱長者官至六卿猶然先人之產子孫不免貧乏之云

熊繡字汝明豐城人湖廣定遠衛籍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右都御史嘗以御史巡河風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一裘後還之守以鄉里故新製一裘遺公公辭以三不當受而竟卻之他日白沙陳先生聞之亦甚以公爲當嘗巡撫延綏供應甚厚公一切裁畢日惟稟給數升而

已正德丁卯逆瑾用事密使人踪跡公其人回嘆曰熊某廉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瑾竟不能害乃取公南京掌院尋令致仕公歸之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朝廷以公先征賊有功賞以金幣瑾賊憾不已乃以大同浥爛布豆爲公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公親往輸公至舊屬爭欲代輸而公皆力辭

潘司空禮河南歸德人嘗爲戶部治薪于易潔身而瞞門塞歲省民貲累千及歸歸德有田一夫躬稼以生城中亡居四時栖田廬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斛裘爾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敢亂云

孫清簡公需嘗奉命巡江西江盜熾公巡江以方略授耆民張禮捕獲幾百人有贓七十簏公即令錦衣同事簡千戶識以印緘送之官奉禮爲巡檢專捕盜事自是江道寧帖簡常對衆歎公之廉曰盜贓無藉使孫公盡取之固無知者而公不斮乃爾何可及耶公廉聲由以益著未幾陞四川按察司副使南臺陞憲副蓋自公始前此所未有也故事凡藩臬舟行以瞿塘灎澦之險命有司縛筏翼之至荆州市其竹木可數

百金公不欲斂民罔利竟拒不用亦竟無他虞

晏璿浙江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性剛果好摧折權勢事無大小自決豪猾不敢過縣門宿弊為之一清璿刻廉自喜聞貪者輒厲聲罵雖上官僚佐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傳令自執蓋曰皂隸役於官非汝役也其嚴如此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部檄削璿士論惜之

李旻字同仁益都人成化甲午領鄉薦授同州守改潞州疾篤乞休進階四品服色瀕行瀋王世子遣人持重賂來餽謝曰數年保婚常例不啻萬金旻皆不受此何為哉聞者嘆美

何文肅公廷秀初第進士奉使淮西令閻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卻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與市舶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財遺三司廷秀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廷秀嘗薦闕職癒以犀帶銀器數事廷秀笑曰我知

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尉遣使致金馬爲壽并獻文木可爲棺者廷秀一無所納或言宜受廷秀曰戒之在得正當今日

林公𡨚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其人矣

吳大京兆雄成化己未拜應天府尹初視事日集僚佐堂上令吏人執簿出公帑所積貯一一點視之曰政貴謹始也果亡去鏹若干錠公密察之即得盜者一府以爲神先是給路引於府者例入錢以供堂餐尹多自取之公獨籍之官或以爲矯明年兵部下令收諸路引錢歸之京師以備邊用衆益服公之廉明

秦襄毅公紘山東單縣人剛毅廉介成化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即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紘欺滅親藩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嘆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擬

于至尊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爲屈直以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爲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歷官四十餘年至大司空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逆瑾專政時復以誣構公籍其家竟無所得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踰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朝夕飯兩盂蔬兩盤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蔡介夫清厲清操獨以絕慾爲難能常爲公歌行以自勵云

呂文懿公原在內閣嘗聞憲廟以廉吏問汪直直以楊公繼宗對後公掌浙臬每發鎮守張慶之弊慶兄敏在司禮時在上前以語中傷公上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于慶曰可善遇之聖人已知其人不久擢去矣聞太夫人訃即日奔喪命吏檢其所用什物歸于

官其行也惟大明律一冊衣數襲而已張公寧送行序曰漢陽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承芳治郡始終無一足跡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易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

丘文莊公入仕四十餘年位極人臣自處若韋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適齊民所得俸賜即充官費絕無贏餘在閣猶嚴慎比卒閱其歸裝惟所賜金幣及圖書數卷而已

戴大理仁太和人舉人成化間由教諭累官鎮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千餘金為交際需煎守強半入私橐日增稅額商賈患之公至編稅為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金盡裁亦不暴于當道或勸之暴公曰張己形人非吾心也

胡宗道字守正扶風人成化中知襄陽府廉介自持令家人不得食俸米丁外艱買馬以歸馬羸徙跣奔走毀瘠不堪襄民至今思之

許潛詔安人成化中令平樂單車之官民有訟田數年不決饋金求直

者潛憮然曰以某之門而猶有賄是行不信于民也閉閣累日其人惶懼伏罪在事三年囊無餘貲卒于邸太守捐俸治喪民爲罷市

李崙字世瞻陝西臨潼人成化己丑登進士以郎中知廬州公縝密方正廉靜寡慾有古君子風進河南參政未幾丁外艱去日遮道挽留者以萬計立碑頌之居家有都御史與同年者遺之木使屋焉不受後補山東參政又以內艱去終制臨潼足不至城府服闋不能給裝尋卒于家幾無以爲斂西安太守馬炳然捐俸助葬總戎者上其事得殊典命有司致祭仍月給米一石贍其妻子

郭緒字繼業太康人成化辛丑進士歷官參政初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嘗督運銀二十萬兩于陝西既給軍而主者以羨告君曰羨以正支法也歸之藩司

龎泮字原化號芹齋天台人成化甲戌進士歷官布政使嘗爲福建右參政辛酉當入覲李布政適病死公次當行檢李篋中得銀千四百兩辭不取曰朝覲人事書一部足矣

李汰蘄水人字清之領成化丙午鄉薦任江西永新訓導陞義烏教諭府僚有念汰貧遺金三百汰擇諸生諳練者附之俾修學復于府僚曰一緘之惠上及先聖矣下及士類矣聘福建試事有以黃金私謁汰辭謁者曰腐儒耳汰謝以詩云義利源頭識破眞黃金難換腐儒貧莫言暮夜無知者拍塞乾坤有鬼神其人慚退

包鼎字汝調嘉興人與弟御史鼐同舉成化十四年進士鼎授兵部主事歷陞池州知府爲政淸簡乞休之日囊僅有錢百文

周恭肅公用歷官四十餘年恆不以家自隨人饋之物即菓蔬見之輒不懌故其卒也至無以市棺敎諸子嚴余嘗候公其子國南竊語予寢食狀公目且瞑遽呼曰兒毋及外事其不亂如此

弘治庚戌占城國王來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虐奪臣國先皇帝大恩命副都憲屠公鏞問罪臣獲返國以有今日皆聖天子盛德與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以謝屠公敢昧死上請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綏遠之仁繼

絕之義在聖天子臣何功之有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佞臺憲之長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雖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上知公志堅許之命貯禮部備公使之需

孝宗初凡朝士使外國者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陪臣夸關華美侍講劉用元使安南獨乘肩輿從以兩僮夷人大驚郊勞致館視昔益恭又明日遂行其主大恐饋以珍物一不顧復追而授之劉不答惟書其入關詩予之曰挾南物歸者神其殛之

陳侍御茂烈字時周莆田人髫年喪父繼戍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始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弘治間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饋乃謝曰我窮時授徒于兩臬司尙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

陳公壽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爲尤著居家布素如寒士老無所歸流寓南都敝屋頹垣不蔽風雨卒于寓第貧無爲斂京兆寇公天叙大司空李公克嗣哭臨爲斂具題賜祭塟身後子孫無立錐地旅寓飄泊四壁蕭然十喪未舉行路嗟嘆

張司空憲弘治間常爲浙江右布政交承例閱庫藏主吏報羨銀若干欲以動公公曰杭人方苦篚貢以此助之豈非一分之賜乎吾弗能竊取爲自殖計也仍封識責之主吏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統郡八役民數萬趨走之吏自郡倅而下餘百員故爲姦利囊橐公曰近膩易汙吾其可弗慎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饋簿書有關防以杜緣絕之欺柴夫納銀得痛損加耗之數皆自公始於是宿蠹十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矣

吳司寇洪嘗以廣東副使陞福建按察司按察使瀕行有閫帥以犀珠走問遺爲饋公謝之帥曰公去矣某無所干且人無知者何損公名公曰若善矣然非知我者也卒不受

楊少司寇茂元嘗爲雲南右布政司庫有餘銀幾百鎰曰無礙錢吏白惟所用乃叱之曰此正枉法贓也焉得無礙籍以識之其大理奇石之類一切不取七年秋復疏謝事不允

胡端敏公世寧舉于鄉舊例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以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明年舉進士歸例得坊銀時須關謁鎮守中貴公重折節棄之去

黄傅字夢弼蘭谿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御史以疾歸劇無資殯家人尤之公慨嘆賦詩曰病餐藜藿神尤壯臥死溪山鬼亦清

徐聯字成章長淮鄉人弘治丙戌進士歷官陝西副使宦垂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司器什必按籍檢還爲河南兵備在信陽嘗有小罌貯藥出藥還之

李璽字朝信鳳翔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弘治丙辰進士歷官河南按察使旣乞歸家徒四壁立朝夕餬口無餘貲爲子孫地親戚故舊率以爲言公曰然吾非不慮顧貧奈何爲御史時邸舍瀆水乃種樹當屋種

蔬當肉種葦當竹結苑其中日與鄉士觴咏甚樂也赴襄陽過洞庭羣盜操刃入舟既見無何有相與嗟嘆羅拜以解米饋謝無狀公笑遣去

劉麟字元瑞號南坦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正德戊辰出守紹興於時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翁獨不往捧檄遂行履郡以廉勤公恕率其民簿書不厭刑獄不滯供億不濫誠心貫于庶政甫五月而民皆嚮方諸司賢之中官銜之援拾細故廢爲編氓旨從中下下之日郡士民犇走號呼如失父母集千金爲贐翁笑曰劉寵一錢吾與寵孰多若等謂古今人不相及耶麾之去越人頌德肖翁之像爲小劉祠謂可以媲美劉寵云大宗伯海日王公華紀其事于石今郡中刻有遺愛錄翁歸值歲祲斗米百錢家有飢色士大夫相率曰可令劉元瑞至是耶時吳子玭施子侃皆慕翁道誼忻然迎之入湖相與論道蒙山之董塢

孫大中丞繼魯湖廣提學副使遷山西按察使士民擁馬縶纓不能去乃宗藩百餘以其持法銜之謀挾焉解其裝惟敝衣履無私積衆愕曰

我高皇祖登位迄今百七十餘年罕見此官仍載酒送于郊

顔祿壽字天庇巴陵人弘治中由舉人嘗爲寧國府通判以廉能稱居郡久能習郡人語卽次訟指使人輒爲服嘗獨居有以百金托左右入帷中旣覺持還之亦不復案罪每暇短褐荷鋤躬自治圃一室蕭然蓋其和介並至云

李福靖州人弘治中由監生任宣城縣丞卓有清操嘗他出有饋其家人豚首者福歸取諸釜中還之其介潔率如此

鍾湘字用秀興國州人弘治壬戌進士嘗知漳州府事以平寇功勅進階三品祿視參政忽嬰病篤庫有羨餘數千兩署印僚欲私而分之湘謂之曰汝欲私此以汚吾名節吾九泉之下亦不放汝也悉登之簿籍擢廣東參政未行卒漳人像而祀之

譚讓字汝卿號慎齋□□人□□□□鄉舉歷官昆陽知州弘治乙丑初授南昌府通判通判職綱稅糧譚公辭一切謝卻賄賂寢包代責民親輸郡舊好進囊裝求假輸期譚公與樂飲訣誓不再見而案舉常籍

有隱匿者悉入官以萬計賀表京師舟將發投匿名金甚衆譚公不啓第命吏拾棄水中已投金人統綱取之爭多寡訟官于是人始知譚公有異政云改衢州府通判政初尚嚴厲夜有書廨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于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譚公顧視笑曰爲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不可犯耶更治簡緩民愈稱頌

吳公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晉南工部尚書即疏歸歸二年卒所居湫隘門巷不容雞飛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無衣以斂無棺以殯都御史姚鏌爲營辦靖州土官常持金來謝公德公卻不受及是各來弔哭

東陽作相時以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爲例獨羅一峯先生不受高州守饒東鑑見先生衣單鑽繭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解袍以斂而買棺以塟之當事有以堂食錢貽者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所得而私也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金五十兩請

大忠祠記先生許之即日盡散諸族人一日客來甚早先生因留之飯不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爲意

張常字嘉玉長洲人官至郎署仗清剛之氣忤逆瑾被中傷荷校一月幾殆嘗管兩浙鈔其子希范以公價買居民竹篋立索歸之休致一如貧寒之日敝廬門限折不堪踐履竟無易焉

章樸菴拯釋褐爲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略與楓山先生相似其致仕歸有餘俸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也汝此行作一塲買賣回大有生息朴菴有慚色

宋公棠少勵清操爲諸生衣食不續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郡守資之不受乃俾學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嫌甘脆而進卻之諷誦不輟已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

連旬無肉食爲御史按山東西有風采人稱爲長齋御史爲鞏昌知府

嘉靖初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犒止得八人公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瑤而下八人公亦在中爲浙江副使清操愈勵冬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爲壽公父力郤之蓋其家教如此

詹太守瑩麻城人常守漳州府已陞長蘆鹽運使皆脂膏地也清操皭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鹽耳致政歸子養饌間以肥脆進公怒推案曰何暴殄若此女適劉莊襄少子公貽書戒之今手筆尚存諄諄以崇儉爲教殺生爲戒中言已宦所朝夕惟麥饘以鹽豉之而已後子孫多食貧鄉人無識者或殷殷訕公爲拙今其孫淑舉湖廣乙酉鄉試稍足爲清白吏增氣云

應城陳公金嘗爲令夜微行至一民舍有婦姑方夜績姑忽語婦坐久頗飢可開甕頭物嚐我已而婦持物至輒笑曰陳金老爹公不測所謂旦日詔詰之則曰民間以公清德凡釀而清者以公名呼之時夜闌無他

具僅一巵酒奉姑耳公後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馮裕字伯順臨朐人少孤貧刻苦讀書家無積書借誦以資聞見精心經學雖箋注隻字必窮研洞豁然後已正德初舉進士授華亭令清慎正直名動一時遷戶部郎出守貴州遷按察司副使解官歸青州不治生產僦居十餘年力不能酬其直衣無完襟飦一脫粟菽豆不自知其慘於腹登于口也北海間富民類得食胡餅鼎鐺公兼旬尚不能及終其身嘯咏清恬荆扉晝掩晏如也

韓公邦靖清儉樸實衣取蔽體而已公服外終身布素爲主事時其父蓮峰公嘗賜一段靖制爲衣謂其內屈安人曰今日衣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秀才自謂過之往浙江南關再往大同及參議終其任未嘗買其地尺布寸帛公之浙江南關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重取于商進羨餘以自白公曰避己嫌而困民非忘身之臣也乃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者皆免徵比滿代正課且不足部科皆以法奏公公亦自劾求罷賴宰臣知其事見原先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曰府有司幕卑

官使司重利部官欲之幕無如之何乃建言寄布政司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事悉發按察司庶法無所出入至今爲例

陳公鳳梧嘗爲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附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支權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即男羣亦不可入也

屠公大山歷官少司馬所更州郡大鎭不勝計而問其橐枵如也田宅無所增益嘗火燬其廬且盡公笑曰是幸亡可以飽火者獨于先祠三日哭而已居三載諸公故人醵金與材贈之而始有堂

張羽字鳳舉大興人舉進士正德中歷官河南布政使羽歷官三十年家無長物縣官知其貧爲置負郭田二頃固辭卻不受戒家人無與鄉人爭利

王虎谷起副都御史理鹺淮游卽上疏乞休移書楊文襄太宰言頗直諒疏上予告家素貧遭逆瑾詆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周其家

雍泰奉身儉素賓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制之以斂不義之饋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及登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槖薪便遣還有友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人如之何方仕而先貪也

蔣瑤字粹卿浙江歸安人正德間以御史出守荊州移官揚州筒子弟有欲取堂上幅紙爲文者公曰不可此悖入之漸出數錢別市紙供之及還陝西參政夫婦僦一輕舸載原攜二衣槖以行其廉謹如此

王勳湯陰人少爲諸生納粟入太學銓授淶水知縣慈于撫字明于聽斷衆稱其才正德初宦官用事有歸塟其親者有旨令衆閹會塟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恐屢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欲立加顯禍時閹人有家於淶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留詭言曰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于途諸達官過之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

錢神鬼皆怕由是動廉名徹于內庭矣特蒙旌奬且令吏部移文爲天
下諸官式擢知汾州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丁卯舉于鄉爲衡山令十年多惠政民生祠
之移倅常州攝篆宜興卻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簪曰後令賢必
不與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
王應鵬字天與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拜嘉定知縣被召赴京僚佐有
饋驢者一介不取或問之曰此處正當立斷行至淮有持金二鎰布百
疋以獻者應鵬驚問其故曰感恩切骨敢此效芹應鵬笑曰有是哉乃
受其布一疋仍製衣以賞篙工其清介類如此
梁文康公儲自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郡守沈同知尚經曰順
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㾦𤷈不食
之土耳家無餘財有一匠人云公歸閣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
直曰需八金匠六往公皆曰未有以給也盡少需至八往不能營給祠
竟不克建

徐縉字文明江都人正德辛未進士陞青州知府以勞遘疾卒疾篤時同官憫其貧請入公堂羨餘若干營後事縉謝曰吾恨不能如前輩馬伯瞻清風高節何至死變其守乎

韓邦彥字汝哲韓公邦奇之弟也鄉試中式授儀封知縣正法度節浮冗均徭役公聽斷儀封稱治守制歸儀人少保浚川王公以書抵其兄邦奇曰民思舊尹不置也起復授高陽以奏薦調河間時方議行取有不悅者扼之曰知縣簡傲不恭尚書張公爲御史時曾按河間曰韓知縣居官自有家法應行之禮未嘗缺少但無奴顏婢膝耳然竟不果取遷鄭州知州發政皆如儀封時公三尹大縣一典名州歸之日諸兄弟問曰俸資若何公曰六十兩耳諸兄弟不信謂公避富有之名也安有尹三縣守一州俸金止六十兩乎後遭火災諸兄弟曰銀經火雖銷而不耗所積在何地公指之諸兄弟於灰中得之鎔爲一餅權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官如此而竟沉謝當其時司激揚而持進退之柄者誰也

何參政淡初爲濱州知州會丁內艱去士庶萬餘人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醵錢二十萬相與謀曰我公素廉不受騐境其受乎附鄉老余良勝與至臨清致贐淡正色郤之良勝負還散于衆不啻一錢蓋化于淡也後貌淡像祀諸襲遂祠淡居官三十年俸祿恆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火自處晏如也暇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分俸周之張詡贈之詩謂其清奪粵江水云

吳傑字漢甫杞縣人正德乙卯鄉舉爲壺關令故人有欲私薦之者公力郤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爲歛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哉竟不受

劉璽字廷守號省齋襲南京龍驤衛指揮累官都督僉事正德中嘗爲漕運把總適河凍舟阻粮愆于期公以兩葛衣夾木綿以禦嚴寒悉力總理卒免于罰漕卒依公若父母然當是時權奸用事率以悖入之貨逼脅漕總領依各船而倍責其息運事困憊多緣此故公乃預寘一棺

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權姦狠斡言若能死犯吾舟吾即殺汝即自殺臥棺中以明若輩之害吾運後必有能辨之者吾不能內若貨以困吾運其人懼而退然終亦不能害公少業儒有名居官廉潔不受錢羣公推轂致位兩府初分閫江西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巡按穆御史相特疏薦之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曰是前窮鬼耶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興罷殆盡士心悅服侯勛方有寵請公爲市南物附運舟分載入都以罔利公不應以疾請告久之總漕非人復召用公有欲得公位者嗾言官論劾罷歸卒晚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疏乃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爲黃金甕人多寃之

楊宏字希仁號容堂西安左衛指揮使嘉靖壬午歷官南京中軍都督同知至于冰蘗之操凜不可犯陳百戶者公郤姻也以斛麥瓶醯饋公厄于情受而寘之外室示懷魚之意云蓋自是無敢饋

周公釴嘗以縣丞攝治盧氏旬日行獄得一老吏當戍者洗汰飲食之曰以邑一大事報我我能寬若老吏叩頭曰左藏羸金三千亡知者請

爲公壽公乃召三博士同入藏閲之得金具以白諸司治鞏復得左藏
中蔟金五百蓋大橐與吏謀將入橐者亦以白諸司後先充縣官用時
張莊禧公永明撫治具其事奬公且謂公實心實政云
戴憲副劄讁東烏石驛丞嘉靖改元起戶部員半道陞延平知府延平
幾一年適當入覲君弗治行一日肩輿出城隸人問何之曰自從北路
歸爾一郡大驚其廉直如此
秦嘉楫字少說上海人以進士授行人使周藩進止儼恪不失尺寸周
王心異之奉器幣直以千計皆辭弗受乃衣以一狐裘曰天氣栗烈矣
幸使者爲道途計不獲已橐而行至杞寓其同年王令以啓還王曰某
賤臣也何敢干王之御服且南人不能勝塞外寒故御史大夫吳興張
公時撫其地聞而重之後掌臺事而君已用行人薦入爲監察御史張
公謂太宰安陽郭公誰令公解拔此御史廉吏也
江公潮嘉靖壬午遷廣東布政公以廣故多珍賄異物而吏其土者率
緣簠簋損名乃躬厲清白以風庶官已乃稽出納謹蓋藏節約諸經費

皆自攝而手之庚人守藏吏惟有拖牘股栗耳公一日見帑金數百鋌歲久封識漫滅不可稽詰之守藏吏曰茲積羨也公曰民方困征求而帑留羸金以資不肖者之私橐何謂因盡括入屬籍以報兩臺使充軍需是歲省民間軍需數百萬石而又塞一弊源蓋可謂不媿四知矣

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宦有饋金首飾承筐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爲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面頸發赤亟呼僕趣請公入以語公公逌然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庭中召其人還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之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龔起鳳太倉人嘗爲杞令歸德府豪李恣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以君有廉平聲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君毋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獻之君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令得乾沒君輒庫貯之以供往來驛郵之費其居縣日月俸外卽薪馬多歸之官日出三分銀附小

史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逃歸官舍蕭蕭然夜自襆被闔門而寢其于苦節皆人所不能堪者公既被斥歸撤所居舊廬以償逋負閒居四載疾病後專卒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爲君具棺君病且革忽張目呼曰我即親螻蛄毋爲以其棺汙我其行誼之死不苟蓋天性然也諸同志者咸有助凡三四十輩而元馭自京師聞之遙致賻焉於是監司舒公王公暨府倅吳君等聞之皆捐俸爲助而祭以文藉所得爲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飢死皆非君身在時物也

茉峯周公將赴湖南乞言于雷古和云廉者多刻須以爲戒

吳大司馬文華嘗爲河南左轄所積羨金萬餘及尹應天藏吏進其籍請納行李不則牘而白之臺吏公不應第以籍授代者充公帑而已其廉不近名如此及爲右都史總督兩粵故事郡邑吏歲時獻遺稱觴上壽糜費不貲公一切禁絕幕府經用自軍市租及常賦以奉戰士其他榷稅夷船所入有司不敢問公悉歸諸官毫無染指又以其羸代保昌浮粮八十石民藉以甦轅門持戟之士以數百計強半空名徵其餉充

槖公悉按諸空名者罷勿餉其存者以隸裨將使訓習宿弊盡除粵人皆稱督府潔公爲第一公制府經費之外積金至十九萬餘諸節縮供應之數不與焉海忠介公嘗過治所顧瞻堂宇嘆曰今日方成衙門意蓋獨推公也

唐中丞順之旣以吏部致仕歸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先生所部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今上面諭宰臣起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

羅念菴公爲春坊與其友唐荆川順之趙浚谷時春居相比荆川每語公之學輒傾挹嘆服而浚谷生西北未悉也一日邀先生出遊屬其內子謁曾夫人闚室中故啓其篋一無所有乃曰羅君內外皭然如此由是三公交好浸密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咸稱異之曰三翰林云

公爲修撰時歸家道經蕪湖病亟矣時項公東甌爲抽分主事留公就醫藥而太夫人與母舅俱焉槖中蕭然也時有揚州賈以關稅某事下

獄得重辟知公爲項公所禮重托公母舅與醫生私會籲得公居間出獄則獻一女爲公妾而裝千金爲嫁資然公素清冷無敢言者適項公視公病母舅即以事懇項君曰公死則以辦棺殮生則歸而治公生產項許之而語甚久公心動覺而呼項君至牀間曰項兄知我某即死願成就我爲明白鬼項知不能掩吐其實而懼公怒曰此出自弟意也公曰兄豈愛我者我若死而無所備後事兄不有倖在耶何至垂絕而以此等事累羅某項謝過唯唯淚如霰出則命焚香祝天曰羅公天下賢者而天忍奪之哉病間項以六七十金助公行則坦然受之適舟中醫者送公理前語公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敢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實不知公力也

又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某獨親知其廉介或曰何也曰有故人饋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犒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何世祺福清人嘉靖中以進士授慈谿知縣改知府善治辦精敏裁抑豪猾時方造冊籍世祺覈戶口杜欺隱谿盧稅老吏奸胥無所售或白以縣例有稅契銀世祺曰此已征于料價矣有稅畝銀曰此里甲自辦工墨矣其不苟取類此後以調去然至今士大夫言賢令宰曰世祺云

方司徒公鈍當分宜柄國時寵賂滋張天下仕宦靡然嚮化卽下之簿倅丞尉無不賄其里之尊貴人以徼庇植而里之尊貴人亦多以是爲餌若輩計者公見里中此輩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其人或因以請曰此具薄俸非取諸民也公則蹙容曰汝俸幾何俯仰攸賴奈何推以遺我王法可畏民生可念汝不能其官我不能爲汝庇遺我何爲曲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他書書積不讀而徒以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

陶公承學居官所積俸歸悉以納諸伯氏所居惟樓三椽猶與季氏布政公共之子息旣衆則籓屛以居終身不增一室蔬食常不繼或採菱或摘野菜豈惟無肉初時負債甚多里中少年或非之曰部民鄉人皆

財也公嚴于部民而適于鄉人豈曰能廉然竟皆償之或問曰人皆欲富公獨異何也公曰非然也吾慙于吏卒吾手軟而面薄以徽郡守擢江西按察副使兵備九江瀕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笥中無一歙土物歙土慙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人可乎公再三辭謝已乃取墨二笏扇一握受之

郭公宗皐以南京兵部尚書罷歸出秩金買棺二具至淮安登陸僱值不足貸楊總兵二十金歸十餘年無以償楊又不欲負其償復鬻其一具遣人償之

雷公士禎字國柱嘗爲御史巡按直指報命所薦吏卒有謝金至武吏則以爲非士流人無從知即登金猶暮夜焉率納之國柱一切拒絕至有持金尾至王家者竟不受也

葉溥龍泉人嘉靖五年由郎中出守大名性剛介自持務廉白寡言笑雖僚佐問事之如大父不敢干以私境內肅然郡庭中常空盡日可羅鳥雀宴賓客魚一盂菜菓一盂酒數行輒止費不過數十錢以上隨至

官唯兩童子琴書一挑而已去郡之日亦如之人呼爲葉青天云

陳泗永康人嘉靖間以監生爲寧德令摘奸鋤強每食只著一豆人呼著公

李公遷之總制兩廣也念其母范淑人篤老凡三上疏乞休不獲請又陳情乞歸養上乃進公南京刑部尚書以便之而公又感激疾以骸骨請御史趙焞又爲之請始獲允所積廩金五十悉歸之公帑諸從官曰例也公笑曰我以不貪爲例右廣帥郭成感公恩裒諸金寶瑰奇以獻及監司守令得存者纂金道中公悉麾卻之曰將由吾廉未徹耶阿堵物何以溷我嘗以楚左轄入覲宿郵中盜以左使當巍橐夜窺之亡所得得一稍重者踰垣而出之則古石研也棄而去之盜事發人謂未有左使橐如是者

吳公嶽字惟高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吏部出守嘗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還之屬貯庫

蔣蒙字山泉嘗爲建陽諭世節儉食僅脫粟衣至敝裂不堪補泊如也

日課諸生謝絕贄幣人莫敢干以私學舊有租田任掌教者出入雅謂
職等模範不當涉錢糧併贍夫倍例辭焉間或舉俸周窮給乏喪葬殊
不以德我自多與海忠介公同鄉居常有頡頏意在任二載餘卒之日
篋無餘貲聞者悼之
曹自守茌平人令吴縣澣衣糲食三年不市一鎌以治行最召入爲吏
部主事轉員外郎所條畫選規著爲令藉甚公卿間太宰楊襄毅公亟
屬意掌選難于躐次以請自守以鬚髮早白不樂郎署力乞外轉江西
按察司副使分巡饒南吴人嘗言曹令去邑之日僅兩蒼頭負敝篋出
閶門即圖畫不持也
陳公瓷字子兼號雨泉長洲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官四川右布政嘗爲
河南按察副使通判某饋食一器寘羨鍰以進公啓視艴然曰若誤耶
金也麾之出某固以例請公厲聲曰若不聞吾以不敢取爲例耶
萬公士和字思節號履菴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諡文
恭嘗爲江西按察使言官測分宜微指以簡書論期劾公公趣裝歸故

太宰胡公松時撫江右爲公疏解會分宜敗卽以按察使起山東亡何擢江右轄與左使約分日治事曰受詔與君共藩司稱左右使非長貳也時論以公爲正尋移廣東左轄擢應天府尹逆巡按御史境上不以藩司禮見御史銜之抵會城勾較計籍欲尋端中公亡所得則搒掠諸曹吏多死一吏且死曰萬公仕廣第不應飮民間水耳他無所知御史爲之愧詘公性故澹泊非賓祭不擊鮮一衣終歲不更製宮室輿馬圖刻鼎彝之玩一不措意在貴廣凡丹砂名香犀翠珠璣世謂奇珍者室無一焉嘗守饒州唐公應德贈以雙磁罌曰饒多磁乃以此相饋者蓋古人宰端谿不持一硯然則宦饒者亦當乏磁矣子曾妻母且死貽其女田二頃公誡曾毋納貴陽土官德公暮夜饋之千金公不受至辰沅則水陸廩儲並裁視江右筴積羨至五百餘金代者以遺公公笑而卻之公嘗與人言吾自爲兩司始知實心任事乃是眞丈夫又曰吾仕廉不取于人所不見始識得一廉字

劉應節字子和號白川濰州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嘗以戶

部主事榷稅淸江浦釐夙蠧淸奇羨廠歲入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督漕駱中丞聞而賢之一日指郞舍額目曰郞廉至此耶爲發漕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封識宛然

李德用字于父號弦所棣江人嘉靖庚子鄕薦授廣東長樂知縣性介而官貧不能養滿六年不遷藩司亦不與考績德用因病圖歸省懇乞致仕不俟報徑歸殹分巡知德用淸苦檄縣饋金百兩爲廬堅辭不受卒于途父老築郤金亭以旌其節又立祠縣左子多見萬曆甲戌進士

王司空鈁嘉靖丁巳督總督兩廣先是督府自置賞功所諸金錢得恣出入無以覈者公改貯梧州府每有犒賞移文給之出納有稽嫌議不作而軍儲亦漸羸矣雄梧二府稅錢舊以資軍餉者遂皆罷輸北邊云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戶部尚書諡恭簡嘗巡按關西行李蕭然二司或饋以石經慮疲役夫卒留之境上作留經記

李守正廣西宜山人以貢爲新會訓導嘉靖庚戌遷博羅敎諭申嚴課約生徒貧乏者爲振助之敎諭相沿主學粮出內大率出不仇入乾沒

羨金爲利矣守正曰是國家所以祿士也予自祿已叨竊又忍朘諸生祿自稱重得罪神明乎終三年私毫無私也聞者媿服以疾卒于官諸生朝夕哭奠如子弟至今語及李先生必曰君子云

王吏部穀祥家居以清德爲郡侯所重時郡錄儒童有王姓者見遺百金請王認作猶子爲錄取計王曰我貧甚豈不欲得百金奈生平何請者曰引掖後進自是美事何憚一執筆王姑許之明晨請者來王曰我昨夜細思無端得百金恐無福消受反生災禍竟不肯爲執筆

祠部郎楊豫孫一日侍大宗伯吳公山所回御札罷公留之飲吳公曰聞君守官甚清苦吾歲受朝廷大俸及厚賚故外來書帕禮一切謝絕君祿薄一家俯仰所係凡饋遺有義之可受者亦不宜峻拒楊起而對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公亟稱善後徐學謨與祠吳公亦以是言之徐曰郎中不受饋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吳公亦首肯之

郭應聘莆田人嘉靖末爲廣東參政歷廣西巡撫萬曆癸未晉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覽吏事慨然曰括兵朘民我實生亂乃作旌廉杜饋功令

頒誠所部諸將吏凜凜毋敢操一幣詣制府者

嘗若愚桂林人嘉靖末以鄉薦歷廣州府同知廉潔守高服御無異寒素嘗出署香山慈惠愛民郡守使人偵之見其日啖瓜蔬稱嘆其愚後郡人有客桂林者見其賣藥自給云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嘗巡按河南丁其父賓梅公艱聞訃即徒跣出汝南先是文武宴席交際金帛俱貯祥符縣庫悉發河南使司變價作正支銷

海公瑞清苦異常始終如一雖官歷六卿編茅自處環堵蕭然王文肅公曰海公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之流有傳其衰蹇倦游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篋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今一木戢形蒸嘗無主而廟堂徒借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澤罔畢竟有舞鰍鱔而號狐狸者余又淫淫涕下矣

沈給諫鳳翔嘗使襄府及歸臥病於家除夜襄府使遺之金居伏枕謝

曰拜於國與拜於家異乎吾終不以死易吾志嗚呼士之節義發憤於窮約者或至喪心於當局檢括於頃時者未必矢志於蓋棺如君所謂貫窮達歷死生而矯然不以變塞也可不謂難哉

周啓祥浙江南𡨴人進士萬曆六年知廣州府性廉介多大度明習法□□初至庭若昏昏不辨吏胥心易之啓祥愈自晦常角巾敝衣遐行吏舍時或私矚僚佐坐廳事則戒門下勿言後乃灼然開豁治爰書雖老吏不能過門以內淡如禪舍茹蔬服陋毫不以煩民每出簡輿從所至人不知其郡大吏也時聽訟兩造之詞務令必達喣喣若家人語嘗繫一里婦至畫地不入甚恐已乃令畢陳其詞比出謂人曰妾初以爲鉅公已乃一平易書生耳其近民類此會督府命討布蒲劇賊諸將稍掠蛋民徼功繫累相屬啓祥多讞出之或不能自存者發居民收恤毋令獄死以俟心白所活以百餘計後以覲行道病卒于金牛驛囊中可數金而已粵人哀而祀之

陳恭介公有年爲大冢宰既得請而歸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

事見者莫不嘆息好事者至欲繪爲圖歸仍寓羅殿寺中讀書自娛間
與衡州公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
而前瓶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滓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
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遘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
六十有八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斂貸于姻戚乃克襄事
陳繼源閩之温麻人以掾吏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
錢及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卻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
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于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蔣守曰此非司
獄職乎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
馮司寇岳嘗決意乞休或謂二品將滿當有恩澤曷少俟公不顧時趙
公貞吉周公如斗輩咸力止公公曰聖恩罔報臣力當休吾志決矣懇
疏以請命下遂飄然歸里萬曆辛巳以壽終享年八十有七篋中所遺
僅一縑至假棺以殮大臣清貞至此亦古今所希覯也
張鉞爲靖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蔗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然能保其

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其終乎張公抗聲曰水可腐錢不可腐也監司爲之慙公性剛愎與物多忤請托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是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輿訴於銓部發公輿得蒭荳石餘他物無有也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固吾所願見彼訴者奚爲者耶繇是罪訴者而愈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

王參政懋德瓊之文昌人舉隆慶戊辰進士繇南京比部郎出爲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獨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司右參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八十餘君爲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樂搆建南築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甘爲死候君試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時同官王世懋輩以君不可涉遠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願徼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卽死道路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贐而君固推不受王公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

故魚米鄉家租自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俸佐仲產爲二親養安所
事諸君鹽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櫬爲閩人累也公至延平不能前
竟卒卒之日神爽不亂爲書謝寮友誓不受裝費王公以君死不患無
財患不遂志古人主有聽臣不薄葬以全其志者卽爲請於兩臺使者
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者使者以爲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金
遣使傳護之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吾卽
耄奈何沒六百金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
收其奠金曰爲我謝諸大夫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王世懋曰今
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凜凜焉昔在西晉太康之
末豈淸談是乏而錢神獻嘲遂以亡國廉貞之於義大矣夫參政君學
優服官死而臨義猶曰難之矧其父志不由學而年在戒得顧不尤難
歟我國家惇尙廉耻薄海內外罔不奮與世懋是以知周曆之長也
朱少司寇鴻謨卒日至不能爲殮大司馬岳峰蕭公及符卿益軒符公
比部靜所劉公醵金始得其棺殮公貧矣世固有陰綴子弟多厚藏陽

市貧博廉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此而後見哉為理官六年衙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蓋支雨以屐涉者二年不問李夫人布衣蓬首諸臧獲敝衣垢面如入華路藍縷之鄉未嘗從宦遊也按江西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謝望公門書亦不省諸役冀公勞始得歸乃不得公一面多典衣歸操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無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貧得乎

黃公鍾字律元號麗江更號完齋長洲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嘗巡按廣西巽時直指行部[illegible]節外有廩餼銀有司籍報曰例也君愕然曰吾受祿公朝傳食已泰[illegible]何為者峻卻之仍斥其餘廩梓資治通鑑于省中遍給諸生以資博洽

李樹敏揚州人由恩貢萬曆間授安福丞精敏能幹操執凜凜始至部使者督行田甚迫敏自治食具出入阡陌間不煩民一錢會計精覈晝夜勤勞不息衙舍如禪院率數日乃一肉食決獄率以平恕嘗曰吾為爾作衙不敢以喜怒為輕重也除夕有饋肉者室人誤受之既就鼎亟

出以還饋者其清介絕俗多類此亡何病卒士大夫吏民莫不思之檢其橐無一錢之遺而妻子貿貿不能爲殮或醵錢助之柩乃得歸

嚴公清字直甫雲南人甲辰進士歷官吏部尚書諡恭肅公性儉厲勤于事其操行嚴于取舍辭受尤凜凜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粗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取諸人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言釋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

袁公洪愈久不葬戊申萱聞而請於撫臺周公孔教贈而助之萱代周公檄曰故官袁公歷官槐鼎獨守廉貞生有拔葵之操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在夫人未慰同穴之情孤櫬蕭條在故舊久遲脫驂之舉澤未衰于五世魂空望于九京廉吏可爲徒興歌于優孟寢丘雖在誰代乞于莊王萱亦捐權金助焉

林椿字永年號南山大同鎭人襲右衛指揮僉事歷官都督同知諡忠愍嘗守備朔州値夜分公宴坐吏人懷金投帳下無語而出公速招之

入叱令持去旦日集諸吏鳴鼓以攻其事且誓之曰爲官暮夜受金爲貧耳此與爾爲畢輩貧且奈何哉由是無不感泣

王大司徒基嘗巡撫大同代王餉美醞二罌使詞曰此醇酎幸公自飲公弗知令吏受之將以饗客使復來言曰曩酒非常酒也幸公自酌勿飲人公乃知非酒也嚴詞拒之卽爲返璧

馬少司徒諒嘗爲應天府尹先時堂鈔獨歸于尹凡有供需悉出附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餘則儲以備燕饗餼廩又積其餘以爲工傭之費名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修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

陳少司寇璋耐苦節歷官自常祿之外分毫無取常曰未有不儉於家而能廉於官者布衣糲飯終其身不改居室湫隘晏如也

趙大中丞汝濂在太僕時堂例費千餘金僚佐亦皆霑及公一無所私僚佐以爲矯激公乃集衆量分己獨無取衆謂公亦宜受公曰諸君直出巡之費吾塊居于此受之無名竟不受

南都一先輩邵公某者素性廉潔到處有冰蘖聲最後參知滇中已告老歸裝橐惟平日冠履臥具他無一物其夫人儉德亦同從公若干年積俸餘造金耳環一雙着之公一見問何從來夫人以實對取視而投之江曰吾平生無長物今宦成不宜累我至某地風浪大作長年謂例宜有祭公問何神長年曰一丁蘭一宗三公曰丁蘭孝子宗三必其儔儷宜知我者竟不祀公但爲詩曰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莖我此江中不負此江水吟畢風恬神即不見

劉士奇字邦正順德人□□□□進士歷官山東右布政居官廉既歸家無餘貲或傳士奇常欲市硯問其妻妻曰何不書淸字與之杜門八年卒

吳封君玉故文靖公父也嘗爲戶部主事居官不妄取以家貲爲賓客道里費至質其田宅沒之日無以爲斂篋中惟錢百文鄉人萬盛爲黃州推官常書二一貪吏姓名于門以自戒上書二一廉士爲法其一公也

觧冠字委玄道州人授戶部主事性亮直不阿監稅浙江常例一切革

之勤勞諸務遘危疾遂疏乞歸時巡按王璜知其清約為置棺斂之具遣人以隨公至湘東始知之止受棺具反其贈金至祁陽疾革而終柩抵家行李蕭然惟衣半篋而已

樂大參護以宣城令入覲京師中途遇盜發公笥止得四十金盜相顧愕又見公巾服麄敝詢知為公嘆曰久聞宣城有樂青天乃汝耶還金而去蓋公在縣廉明表著宣民稱之曰樂青天云及為大名知府郡有譙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於通衢鐘因半裂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為咎請復之公曰有是哉祭而懸之扣之不揚公不悅忽夢大衆喧於鐘所既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亦平滿更攡起一線民益異之歲己丑吏部考公治行為天下第一尋超陞陝西布政司參政督理粮儲

王參議博在廣東日其弟來廣適遇承差何秀同舟知為博弟送以布衣弟至以實告博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即命還之隨遣弟歸及獻績父老遮道留不可得歷官數年笥無重衣庖無兼

譔爲胥吏龐庸誣逮詔獄行李蕭然僚屬饋賮皆辭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比至得白歸

東大參祁自筮仕往來蹤跡多在江左每攜惟圖書數卷嘗自稱曰今爲吏試右職率務積橐裝爲子孫計多藏厚亡反受其殃或喜蓄玩好不惜千金購之至以賈怨不肖子持之曾不博一飽徒爲人指笑何益

周公鑑滇南憲副九年不調尋考績北上江行覆舟公瀕危幸免候吏檢其行李止二一革笥故衣數襲積俸三百金耳歸晉山東按察使公度執政者不能忘遂引疾歸歸而與董僉憲應軫李方伯正芳友善邑令構亭居之有大政必稟度焉蓋模古三老云

李鋭字仲之江西安福人以岳州知府陞兩淮鹽運使爲人剛勵高峻貞毅慎篤約己而恕物蒞政精敏絕人而心無偏主壬午春入覲京師不持一物入京青袍角帶人不識其爲方面監鹺御史先後更數人各持意向鋭與議侃侃不屈不合即移文求去徜宇蕭然僅蔽風雨篋中惟故時衣物而已司判居應禎軒挺自許不下人至論鋭則曰李公心

事如青天白日世世寡與爲儷又曰吾司廉吏前有耿公後有李公時人以屠爲知言

四明張秉官憲副清標自勵囊中不餘一錢後林居致罷炊與夫人凭欄眄水夫人徐謂公曰妾曩時勸君無效陳仲之廉今何自苦如是公佯曰悔之晚矣夫人曰妾僅得金釵一股向不敢言今見君飢甚且有悔心請出金釵易米公姑許之及得釵竟投水中

信陽顧憲副琛在河南日有田若干頃租皆歸私橐前後兵備者以爲常先生嘆曰爲官自有常祿此何名也盡貯之公廨適前兵備爲按察使陰慊先生遂媒蘖其短於部使者竟罷歸

潘僉憲鎧爲滑令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爲贍君曰欺人不誠黷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也僉憲廣東日有知縣黃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不見信吾不德也若暴尹罪以彰己廉吾亦不爲黃慙謝去

吳憲副逵爲興化太守日留妻子侍其母止攜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

即臥內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

妻子環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𠍇然而逝

李大行□□爲進士觀政戶部未浹旬部銀餉邊例有火耗羨餘在自

好者猶假義取之君悉籍附有司且盡以其費還部

李良字堯臣□□□□□□進士歷官瑞州府知府民有掘地得大

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公公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

民大悅

姚堂嘗爲蘇州太守及徙鎭江衙中有私釀一缸戒守舍者曰是蘇物

也其留以待新太守

王汝陳自四明解任赴萊州過淸江有感劉寵一錢之事作詩云鑿井

耕田意自眞堯民誰解識堯仁百錢出餞劉君者猶是當年好事人嘗

與任亢樸書曰鄙心自盟不欲於舊衣裝攜一物以歸故鄉其廉靜無

求不見可欲如此

童俊字邦英蘭谿人以舉人歷官知趙州歸家甕飱不繼子撤其几以

易米則持卷于手從容謂門人曰何居將以辦早廚耳處之怡然

戴儒宣城人由貴州新添衛學應舉魁鄉試仕同知荆州府事致政歸宣城居黄池別業家徒壁立操履介嚴歲歉乏食隣家有桃實垂踰垣舍家人或欲取之儒曰寧可餓死五品大夫不可妄取一桃失節時人傳誦焉

黄公憲清同知廉州廉爲漢合浦郡號珠海多盜故設戈船兵校守之墨者縱兵入海竊珠詭云游徼而陰與爲市公偵知狀乃嚴設禁防兵校第謹候諜須寇至乃出海若無寇輒出及寇至不亟捕者皆坐之令既具有千戶規補偏校者以珠啗公公立按其罪并案諸根柢爲奸者皆論爲鬼薪其後選補武弁聽守自裁擇散給月餉必委廉吏營伍皆帖服焉異時舟卹鎧仗多虛冒公親爲整飭務極犀利而又多設方略遇賊必捕捕必滿品以功次□賜金者再劇賊李茂佯稱撫民而聚不逞横海上公白大吏以計散其黨茂卒就擒兵校獲賊輜重及所竊珠公對衆封識入公帑目不一眴或誚公轄珠乃不識珠公笑曰吾自愛

吾珠耳

董公士毅既成進士謁選爲蜀別駕己丑歲以公務至京其年新第進士黃劉陳三公餞之邸公胥令之侍坐首戒之曰愼勿輕買田吾爲舉人時爲人欺買田數畝甚爲所累苦甚其識之嗣陞州守官守數年僅一靑布袍一革靴先是赴任時諸子請曰大人平生志即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望大人矣第念大人年高蜀中多羨材後事可爲計也公曰唯唯既致政歸諸子迎之水次問請於公曰往者見請命爲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人云杉不如栢也子曰大人今所具者栢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栢子在種之可也吁公時子孫振振如是其所種栢子遠而蔽陰耶余聞劉端簡曾師事三泉公其淸節亦有自也哉

陳鎜字視明咸寧人以貢爲綿州判官都御史委查小河松潘諸鎭衛諸鎭衛皆有饋君盡却之曰委我者豈以其饋我耶縱吾嗜利義不可辱委我者或勸君爲子孫計君即誦司馬君實兒孫自有福之詩以答之

姜湧字宗源萊城人由舉人歷武清令武清密邇京師其邑多勳戚閹宦湧一一繩之以法羣豪斂跡有巨盜陳署奉旨名捕獲之下武清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犇突而至抵公署前賊忽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累及廉官耳吾黨何忍遂策馬而去其苦節惠政即寇盜亦感之如此

焦瑞字伯賢南京旗手衛人以選貢爲靈山令縣產熊膽天竺黃花石諸物上司不時需索皆力辭百姓恐失之咸願輸以緩其怒固不從然竟其去亦無取靈山一物者瑞以武備久弛以銀爲射的中者賞之諸兵競勸賊不敢窺其境時權相柄國賦斂嚴急隣郡縣爭趨爲刻深朱衣塞道于是嘆曰吾安必以民命博一官乎遂以疾告歸徒步辭上司不復駕靈山輿矣先是督賦嘗出俸百金爲民代償去官未幾輸者滿額攝者盡以返之卒不納曰吾業已心代之不忍易吾心也歸之日囊餘八金半皆囊時射的也卒於途聞者惜之

劉廷梅進士初爲歙令奉其母蕭恭人往歙人盛供帳侈酒食以俟公

亟揮之出曰是嘗我也自今郎束桒溢米不得闌入偶與同年戲邑無魚亦絕無大者馮舍人可以彈鋏矣同年領之至明日得一大魚饋公欲辭不可剖而五之以其一供蕭恭人餘四以附市司使鬻之稍取其畸至彌月不盡蓋自蕭恭人外居恆未嘗敢魚肉也嘗步行而一穗自韡出以爲快也引之愈長公笑曰藁也吾以代綿爾同年笑之公亦笑曰吾昔讀書時嘗坐一木罌而積藁其中自腰以下皆煖今僅藁吾足侈矣

顧先生蘭居吳城臨頓里受性介潔不苟取予宰山東淄川入覲父老爲宰邑民出數十緡以獻竟賦詩而卻之云笑舒雙手去朝天榮辱升沉聽自然珍重淄人莫相贈近來劉寵不收錢竟不受

馬公奕金齒人選爲灌令以母老乞改本省教授去灌時或津以騾十頭輔行先生問其人爲誰其人曰吾固大辟囚也而公生之是以報也先生曰生汝者法也非我也何報之有急去毋溷乃公爲也其人惶恐遂逡巡退

胡經鎮東衛經歷而署寧德妻織布僕採薪里甲毫無所費前後積紙贖薪炭三百兩金段四匹咸籍於庫曰此皆民膏也豈可取哉

長洲縣丞劉幹懷慶人由王府紀善轉佐縣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民亦不忍欺也俸給之外分毫不取常有丐者至其衙中乞米時幹止坐一甕上食粥秩滿改他邑長洲之民奏請復本任幹復來清修益厲雖得疾日惟以民事爲念人爲求醫禱祀無虛日疾終不愈民哭之哀柩歸之後取其衣冠葬虎丘之東築室建碑題曰劉公墩近有孫某登甲科之官閩浙間設祭而去

申鑄字鎔範□□□□□□□以吏爲州簿主徵稅先是入穀之量恆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槪之百姓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革屢獲優奬偶遭疾數日漸劇嘆曰吾居官不苟取今死何以歸葬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饋見贐者幸勿憂大驚詬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臥叩頭百解之竟不返顧而卒

李孝子學梅嘗爲掾從事刑曹也憲長方某氏亦廉其賢時命督臬獄

舊吏督獄者值慮因時可坐得若干金及掾受命即自榜獄中曰諸因犯於刑者中多以賄故令吾督獄者勅法耳若干法而啗賄何如此因不以一毫自浼且從家裹糧具饘粥以飼因之無告者又有因法不應死掾檢牘得其情于憲長生之絕口不言恩其人懷百金致私為同曹掾取後察知德由掾也乃置酒飲問更薦幣加金為壽掾色艴然振手去